

我那跟雞吵架的母親



林皓淳

作者簡介

林皓淳，一九九七年生於雲林麥寮。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畢業，現就讀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獎、雲林文藝獎、竹塹文學獎、台中文學獎、國藝會、文化部創作補助等。

得獎感言

濃烈的情感，如何淡寫成小品？日日寄託在心裡的情感，抖落的一瞬間，能否灑脫有序地成文成章，並在離開情所依託的生命經驗的剎那，延續而萌生出文章的新局，是小品文帶給我的暢意。感謝文學獎，感謝生命與故土。

我那跟雞吵架的母親

母親沒朋友，即便她心善，人熱情。

嫁到農業首都邊陲村落的外籍配偶，起初乖巧、隱忍，認為只要努力，逃離原鄉鬼地方之後的幸福日子即將到來。直到聽得懂婆家的台語，體悟到自己僅是生子工具與農耕器具的人情涼薄。才發覺不過僅是從大農村嫁到小農村的外人，因此為求尊嚴與丈夫爭吵，淪為防風林外阿公口中那「賣檳榔的見笑新婦」。

被驅趕到祖耕地上，尚未取得身分證的外籍配偶，只得靠小本生意為生。五千元の二手貨櫃，被父親繭厚的手改造成無地基的檳榔攤。窗戶內外倒置，熱水器外罩上的「M」成了「W」，還有門反了打不開，它便成為檳榔攤裡少見尚未被陌異化的文明。

六輕聯絡道路還是黃土地，沒有路燈，沒有巡邏箱，只有我們這一戶與巨人般的高壓電塔林立。螢火蟲寥寥飄飛的夜晚，騎著腳踏車的他村羅漢在遊蕩，與抓捕荔枝椿象、獨角仙為食的外籍勞工照面。母親養了隻土狗，要黑、要凶，要能讓自己底心有一點踏實。父親在檳榔攤門口安裝了座監視器，通了電卻沒有啟用，「只要有閃紅點就好。」母親對他說，即便要求安全感也要節省，這是貧賤夫妻的宿命。

柏油路鋪設到村外的時候，檳榔攤後庭的電線杆上浮現諸多「非法侵占」的警示。文明進步的社會以「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，已實際使用國有土地，並提出證明文件及願意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，現使用人可以申請承租國有土地。」免費徵收農民的祖耕地。

母親原本用來晾衣服的後庭被種滿了防風林，我與弟弟丟失的籃球、棒球，以及童年風景，成為了難以抵達的密林深處。母親看著好不容易能夠安穩棲身的村莊一隅，在資本的進逼下，剎那就能合法奪走人民的資產。又擔驚這一雙尚未養大的孩子，她開始循著私有土地與防風林國有土地的邊界，種上沙漠玫瑰、向日葵，在以花圍成的園內開墾菜圃。母親把黃瓜、茄子、九層塔、手指檸檬、韭菜、葡萄、芭樂、木瓜等蔬果種回我們的童稚。

高中畢業後，我們被升學制度逼著離鄉，離開沒有一般國立大學的農業首都，留下父母親與老黑狗相伴相依。母親開始飼養以蔬果向養雞場老闆交換來的淘汰母雞，讓禿毛、癩腳的淘汰蛋雞重新奔跑於菜園間。她幫牠們圍上回收木板，讓馬纓丹、牽牛花、仙丹花攀上圍籬，於是雞羽重新亮麗。

「吵死了！吵死了！」隔著手機，遠遠看著母親傳來與雞吵架的錄影。住在村外的外籍配偶母親沒有朋友，與她有血緣的家人都在遠方。我落寞地因為母親的寂寞，而自己也感到孤單起來。

其實父親也沒有朋友，他整天都在海濱，對著空落落的漁網歎氣。

邊緣的境遇

李時雍

境遇邊緣的母親，卻煥發生命力。本作品詼諧描繪婚嫁至台灣農村的外籍母親，其生平映照變遷的環境，結尾尤對應寂寥的縮影。